甲乙事案

甲乙事案小敘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　社稷南都諸臣擁戴[illegible]大統斯時也誠枕戈待旦之秋卧薪嘗胆之會也使內外文武諸臣各靖乃心共奬王室司職事者咸曰必報仇謀力致討毋有二心也覆戎行者咸曰必討賊其翦弱疾此而朝食也將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庶哉沙陀之三矢可以復命秦墻之七日邀與同仇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背公植黨闇上行私忽　先帝之大慼慫一己之愛憎首翻　欽案汲引羣奸遂致行都之坐席未煖長江之天險已失權姦悞國千古同揆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予自遭仲氏之難列在宮府者幸荷寬政而杞臣至戚者反羅密網孑然殺口屏跡深山汲風茹霜莫可訴語窮愁無聊之餘偶簡敝笥偶存弘光事畧一冊見其間邪說充塞黑白倒置儀

然崔魏重生虎彪繼起竊耦思訛以傳訛誤當年之見聞者小而淸千古之是非者大用是不揣倣朱子綱目之例記事之後僭加發明又做附錄之條以存事蹟之倫考者極知夏虫語氷井蛙見誚要以見正夫正婦之公是公非固有不可得而泯滅者若曰以管窺康侯而竊學紫陽則我豈敢

竹塢遺民文象書于考槃之南雲菴

甲乙事案卷上

毅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南京兵部尚書等官史可法等誓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愼言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寺卿宋之匡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誓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

發明書曰誓師勤王何緩詞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返顧今　先帝大行旬餘日矣壬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於聶北春秋譏

此誅討之不違也況君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待貶而罪自見者也

附錄 時各鎮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漕撫路振飛即分兵防諸令副將金聲桓守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原敬守清口至是振飛會淮安七十二坊各舉義兵每坊舉生員二人一為坊長一為副坊自操演日則團練夜則負責巡邏以備非常

淮揚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翟克順誅之

賊選淮安偽知府翟克順至清口坊兵執之以獻燮斬以殉衆時燮自任守河漕撫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集義師大閱舉人湯調鼎等咸易戎服從事

發明 書執偽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王燮此舉

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勒賊總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傑領兵徐州澤清領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巡按王燮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請之勸其迴轅北上澤清不允〻聲云即不提淮安請假道赴揚州燮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明發其書南下何不當下也傑等受討賊之責旣不能勦而垂涎揚州公行無忌可惡甚矣故書其官以著其罪

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燮執偽官呂弼周誅之

偽防禦呂弼周以偽咨致王燮促赴任遊擊駱秦陽迎於中途執以歸燮〻叱使跪弼周曰人也不認燮曰亂臣賊子我誅得誅今但知有

圍法耳奘弼周門生也奘細鞫其事賊及 聖上 東宮所在將一字不答奘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弼周於柱奉龍旁鞫奘言堂上集諸書對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為耦人發一矢不中者退中者報名賞銀牌一對者盡乃命剐之衆情大悅時鹽城守備王某亦獲賊將董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按 明 亂臣賊子凡民固不能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特書其日以見誅亂臣討賊子僅此一日也豈美之之辯

乙酉 勒賊總兵高傑圍揚州

揚州紳耆素畏傑軍暴誕久矣至是傾兵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揚人厚搞之不聽江南北大震

按 明 高傑受 先帝之顯擢膺建節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紓不共

戴天之仇而汲汲焉揚州是圖肆行綦書惡之極矣詳書其官以深罪之也前誅僞官書日以爲美辭此書日則以著其惡昔春秋之法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附錄是時各藩俱南奔淮揚路振飛親駐河干以令箭約諸藩毋直貫而進　周王出行貲給賞淮安各坊義士

鳳廬總督馬士英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莊鄆陽行劫單縣爲民所殺

時　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迎立倫次稍踈惠王道遠難致福王有在邸不類事莫之敢決鳳督馬士英念福王奇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淸等同心擁戴且移書諸大僚謂以叙以賢無如福王兼責史可法當主其議二十二日可法詰兵於浦口二十三日諸臣謁　孝陵守備劉孔昭面書

呂大器不得出言搖惑遂定議福王充修武英殿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某賫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寢榻上枕褥衾敝帳亦不能具隨從田成諸奄布袍草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居之

是日福王自三山門登陸至 孝陵從西門入 享殿祭告詣 懿文太子寢園瞻視畢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 奉先殿出西華門暫居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色赧欲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劉孔昭諸勳臣人人皆有德色群臣退議先王監國暨期而後勸進乃即範金鑄監軍之寶次日百官朝於行宮魏國公徐弘基

先致辭靈壁侯湯國祚即訐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慨太監韓贊周叱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群臣退議登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答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扶以來奈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更移可法曰徐徐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

明發無事則論叙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勢嗚呼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鼎移於莽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炯鑒耶然不曰士英而曰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膺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倫叙為輕遑淵十日不捷王更請立太子于土木北狩不返于謙竟立 景帝何至受制群奸立其所不當立乎故特曰可法 以責之用春秋之義也

附庚寅逆臣進監國賓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
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弘基等皆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陞馬士英兵部尚書姜曰廣王鐸禮部
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
時議下相群情推轂可法及弘圖曰廣劉孔昭攘臂欲入可法曰本
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默然又
議起廢眾共推鄭三俊劉宗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鋮等可法曰此
先帝欽定逆案切勿再言是時士英率高傑劉澤清等擁兵臨江號
稱十萬以脅制逆臣使不敢不相云
證斯時 先帝大行昔天同痛可法等俱當戴罪供職不得援登極
明
推恩當例布正揆席丕闡中票擬遴選曰廣等數人皆以原官兼閣

銜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闖禮葬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
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葬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
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雖奸何名而入孔昭邪說何繇而起惜乎可
法諸臣見不及此直書於冊文談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咸疏請入覲止之

鳳慶等處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咸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發明新君嗣位請入朝行賀禮也勦賊重任不得擅離特諭止之義也
繼咸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日中寧復有朝廷乎一
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員外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兵大掠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剋日渡江史可法請發戶部銀萬兩遣職方員外萬元吉前往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無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臣等雖有愛民之心絕無鎮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亦上公疏言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警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汙則辱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陞周堪賡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禎通政使

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

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葉廷秀為吏部文選四司司官
起陞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賀世壽刑部右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
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莊鰲獻熊開元袁愷姜埰御史張煊
李長春喬可聘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玄李曰輔李模等俱補原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王庭梅應天府尹朱之臣太常寺卿
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培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科俱都給事中
羅萬象陸朗熊維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甲馬嘉植王
士鑅黃雲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疇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
陞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瑄大理寺卿侯峒曾右通政

陸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郭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操江沾故善劉孔昭恐分其任乃求可決陸當少維經積勞於干掫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今仍攝巡視沾嗾維經劾冢宰張慎言有私經旋悟即具疏引罪而沾憾慎言不已以其廉謹素著不敢顯攻因借端於少宰呂大器思逐之

起陸章正宸吏科張希夏兵科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銓曹乏負慎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持不可曰是受我贄四十金者慎言曰僕起家三十年所贄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四十金贄乎僕老矣須舊銓郎乃諳事又地近其人賢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益嗤之

附錄 戊戌奠安 二祖御容遣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祚昌面 和伯古
一元行禮奠安 二后御容遣太監韓贊周盧九德行禮
鳳陽參將弋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逼攻臨淮 馬士英標兵
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劫淮坊義師擒解三十餘人路振飛不敢問縱之
命御史祁彪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逵留
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衛王奏殺青州僞官 史可法請
增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孔奏武岳恢復方國安冒功
混報 原任大學士蔣德璟北歸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歸混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授僞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劾方孔炤走撫河北寇至狼狽逃歸今又蒙面補官
淮北坊士擒僞官武愫解至軍門路振飛與愫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僞官項煜湯有慶等四家常熟焚掠時敏家海
焚掠陳之遴家并焚其父陳祖苞之柩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奉召擅率營兵緣淮赴江達南京共舟一千二百號王
燮駐淸江浦令淮坊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八人登岸凡三
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致書史可
法請渡江欲其議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發明嗚呼士英入而逆案自此翻群小自此進邪正消長之機宗社存
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詹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
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書其日

盡削其官盖済絶之也
勒賦総兵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勛
時傑擁兵揚州城下巡撫黄家瑞漫無主持兵備馬鳴騄閉民登守
晝夜不解鄉紳鄭元勛親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勸家瑞放傑兵入城
士民譁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勛猶不見耶元勛强為傑剖辯衆怒群
毆之死鳴騄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疏言臣奉命犒師沿途兵
民搆禍揚州尤甚閉門登陴已歷半[illegible]衣與兵相殺兵又與兵相殺
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參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
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也初黄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
繁富爭之縱兵淫掠揚人大閧死守得功兵至天長傑與澤清欲拒
之又值李棲鳳高文昌兵至衆盡洶洶元吉移書得功願共奬王室

得功自明無他亟請聯絡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終不受剖澤清所部千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發明高傑恃强圍揚經旬不解其惡著矣書曰勦賊總兵以著其叛賊不討戕害內地之罪元勛不自揣量妄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矣書元勛之殺於圍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勛之罪罪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

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饗士於淮安府學中敘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燮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所劾得旨提問合郡不平尋以士民公疏訟冤得免旋丁艱去田仰

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寗南伯左良玉俱為侯
封總兵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請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
馬錢糧皆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高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圍
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侯澤清良佐似
應封伯良玉恢復楚疆應照得功進侯又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督師屬
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信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邳沛贛
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駐泗州徐泗宿靈豐碭十四
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壽者駐臨淮壽潁九州縣隸之恢復

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無為六巢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路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應改劉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發明 大仇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況開藩重賞哉上借此以為羈縻之術下受之而無感勵之志胥失之矣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乙巳祭先恭王太妃于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餞

可法請撥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善俱隸標下又薦舉人孝達主事何剛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益無所顧忌高張諸臣俱不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庚戌劉孔昭訐吏部尚書張慎言于朝

孔昭故善阮大鋮必欲起之因詔有逆案不得輕議之句慎言秉銓持
正度難破例置酒酌諸勳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是日
參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忽武臣所推吳甡鄭三俊有悖
成憲矣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奏家臣自有本末何遽厭爭
上諭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競孔昭袖中取出小刃逐慎言于班
太監韓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亦即引疾乞休孔昭退
復具疏奏慎言推補倖濫薦舉吳甡鄭三俊更為可異慎言原懷二
心告 廟決策阻難奸辦乞大奮乾綱收回吳甡陞見之命重處慎
言為欺君悞國之戒高弘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掌毋得侵化
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今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
握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贊負矣吳甡鄭三俊王朝人望

票擬實出臣筆竊念朝廷之尊尊於李勉今宸陛數同訟庭臣甘死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求去俱慰留不允

發明　慎言以統鈞大臣孔昭得辱之於朝是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父也書曰訐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削其爵一奪其官邪正之實辨矣予奪之義嚴矣

附錄　時闖賊西遁群臣降賊者皆南歸蒙面求用行宮前章奏雜沓甚有擠入朝班者通政使劉士禎請嚴封駁參治之令有旨着申飭行

叛將李承勳寇掠清河巡按王燮調兵禦却之　僞將劉日恭携僞敕五道送黃得功高傑劉伊順劉澤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事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部將衛迎一皇考進尊位號應遷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亟慎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悲

有奸宄挾之不利社稷宜迎置南京

加恩萬載諸臣公徐弘基侯朱國弼柳祚昌湯國祚伯劉孔昭方一元焦夢熊郭祚永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各陞賞世蔭

癸丑上召閣臣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故倚賴良深先生何言去也弘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用人一事臣謂可勳臣謂不可是非淆亂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習卿等所言無有不從勿疑有他弘圖奏冢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以用人為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勳臣處之亦必引重何獨以為罪吳甡歷任撫按俱著年采又負清望　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勳臣赴任稍緩致蒙譴責　先帝殺周延儒不殺甡即可知其做　先帝在今亦必用之何勳臣以此罪冢臣也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南見存

者與我又不合勳臣之意將誰用乎若以武職則有兵部在不當并責

家臣也弘圖又奏近臣貪黷狀上曰朕因閣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識

可否也時屢勤召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似亦有志圖治者自高

姜去後馬士英當國上直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陞王燮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燮又以陞任行劉澤清遂營邸於淮安城中田仰不能

禁制而淮事不可為矣

附錄 馬士英奏閱寧総兵吳三桂之捷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賫與之

大學士高弘圖請暫報閣務往江干督收漕糧先之

六月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保定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士謝陞 上柱國在籍

御史盧世㴶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乞遣使臣齎監國

即位二詔及賜吳三桂謝陞二敕往北直山東曉諭時訛傳德王起

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是有朱帥欽者慶藩宗室為香河知縣棄官

南走偽防禦閻傑因之於德州謀與偽知州吳徠又比餉酷甚貢士

馬元騄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殺傑與徵文出帥欽於獄奉以

為主稱濟王檄告遠近於是殺逐偽官來附者四十餘州縣遂訛

傳謝陞為謝陞也嗟乎中朝偵探舛謬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壬戌 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謚曰孝節烈

皇后

尊福恭王為恭皇帝正妃　氏曰孝誠皇后生母鄒氏曰仁壽皇太后

神廟皇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癸亥馬士英特舉　欽定逆案閹徒阮大鋮命復冠帶陛見

士英奏冐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舉阮大鋮當赦其前罪

即補兵部右侍郎先是大鋮被廢寓居金陵與劉孔昭士英及内奄

李承芳交往甚密周延儒再召大鋮士英同助萬金營求起陞而

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鋮日夜謀出山勳臣殿爭亦因大鋮

而發也士英乘高弘圖督粮江干即自擬旨阮大鋮果否知兵可用着

兵部召他暫冠帶来京陛見面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詹兆

恒王孫蕃陳良弼各具疏言逆案不可翻大鋮不可用皆不聽士英又

辯臣在兵言兵但知為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旨慰之

故魯公子翬請會師伐鄭隱公弗許翬固請而行春秋削其公子直斥其名胡康侯氏曰翬請以師伐鄭而隱公弗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制之於未亂也況大鋮身在逆案逆案乃　先帝所定誰敢奸之今士英徇一己之私情擅擬復冠帶陞見正所謂以不義強其君者也其無君豈在翬下乎北行之禍緣茲兆矣故於士英則削其官於大鋮則詳書　欽定逆案問徒所以絶之者至矣

甲子阮大鋮陞見

大鋮入見備述見枉之緣高弘圖言大鋮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力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鋮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徇私賄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

不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弘圖出即乞休
大鋮隨上捴忠被陷之疏疏云鋮於天啟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在
外門户諸人終携始合擅政弄權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
避其焰後蒙起用鋮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擯跡窮山
不入城市凡忠賢擅竊威福皆鋮在山林息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
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躐一字之誣一椽之建甚且黙將傳内勒入
鋮名於其中冀以殺鋮後快鋮與崔魏諸璫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
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寃及於臣者蓋為鋮在科時
孫慎行以紅丸邦議橫撼 皇祖母皇考是時 旨下九卿科道會
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内有張差崔文昇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
所謂誰不知為鄭國泰宜究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

昇不偹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恭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大逆不道血口汚天語也鋮與同官正色斥之且語曰　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履此安得以無根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議單今　三朝要典具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光斗迫臣出議甚力此札尚在臣不之應從此大中與大中之黨恨臣入骨適臣俸在從前思奪鋮首垣百計排阻鋮浩然致歸黨怒不釋鋮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歸過涿州一晤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遂誣鋮與銓以叩馬獻策夫鋮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在而叩之況相國今合家狗難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自以巧敘奸人汪文言孤糾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逮以死記光斗大中死於乙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鋮躬耕

山居之日里中衿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替導耶至鉞合算七年
通内一疏於中極論倡紅丸之孫慎行為時所嫉此乃忠賢典刑以後
所條上者曾有半字為彼逆惡辯嘲者耶且當時倡造逆案之侯恂
令公然從賊為工政侍郎矣主造逆案之輔臣韓爌公然開門迎賊
賊以安車迎入長安矣而秦註中所云報復鉞有疏者即今受賊偽
户政司務之魏學濂也而門户諸臣乃欲以受賊偽命亂臣賊子之仇
口為鉞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鉞安得
不一直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馬士英又為大
鉞奏辯力攻姜日廣呂大器等護持局面阻抑大鉞
謹按當時阮大鉞此疏將以掩其逆案之枉不知適所以自供也當
南樂借内修怨楊左嚴璉去國是時徐大化朱童蒙等俱中旨陞京

堂用大鋮以葉有貲爲亦中旨陞京堂用遂懸當少陟光祿正揚左
被逮時也又爾時苟非逆賢所喜者一登啟事即遭削奪大鋮既與
崔魏若水火氷炭之不相容矣何取京堂之中旨如寄而當少光祿
之推隨推隨用毫無阻梧何也蹤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鋮姓名儆
使有之有聲豈敢入薦剡乎此事理之最明者堅持不從孫魏二公
之議謂將以調護　兩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欲以此居功反
坐諸臣以誣捏之罪則無良極矣且欲亂証於　三朝要典要
典既偽逆賢纂修逆賢服刑已十八年要典即奉　先帝旨從燬久
矣猶惓惓奉爲聖書則其爲逆賢私孽可知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
進香涿州之日非指深居宮禁之日大鋮南赴適涿州正逆賢進香
至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掩也呂鵬雲並舉首導之跡止以中旨京堂

許入逆案何况大鋮猥以謀之蹤跡逆賢也乎應山二十四大罪之條
斯時蹤跡逆賢者韋滿公車豈皆巧故汪文言乎合算七年通內一疏
則逆賢已敗　先帝御極久矣猶娓娓論孫愼行楊漣左光斗諸臣與
一不與要與相發明夫璫局已敗尚思為護法沙門則璫焰方張其
為贊導又可知也相國馮銓現令官崇內院位晉殿閣而誣以合門
狥難不亦悖乎闖賊破蒲州平陽故輔韓爌合門狥難斯則萬口如
一者而安車迎入長安未之聞也督輔李建泰為賊所禮遇則人人
耳目之矣姑摘其誣捏最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註罷
起陞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丙寅吏部尚書張愼言罷

慎言面辭上曰晉雖來復鄉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寓寧國孤孫聞闕來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鼎革後慎言鬱鬱以死孫扶櫬返葬故里

附錄 湖廣巡按黃澍奏前任巡按劉熙祚于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以九月晦殉節于祁陽巡撫宋一鶴于承天之變有武弁願負之出一鶴不可遂以身殉王聚奎奔數千里之地逃回省城日惟追比賍罰為事直至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揚人堅不肯納黃得功至儀真本為安插家眷而紿傑者曰與爾為敵臣至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城傑許諾臣因與約隨當移駐盱泗臣調停於兵民間漸可釋其嫌猜可法以傑悍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輩

奏供紅邀閱兵後得違權遂不振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碎偽牌殺偽官擊敗賊騎於河上義兵集至
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董學禮白邦政鄭瞞不敢犯又宿遷擒斬
偽官請旨奬敘許之　馬士英敘東省偽官功以李允和為首
授嘗自俊為左都督自俊本革工曾負上避流賊之難
劉良佐奏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士民弋尚友等亡奏
叛鎮環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解之
史可法奏　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傅宗龍孫傳庭起自累囚張鳳翔
東絀戚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其牲奉　命南征以侯恂通籍不至逮
逆案諸則通之可原者　國難之作勛臣殉節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
言七旬家鄉一舉異牲僕以為罪不益輕朝廷而長禍亂耶

馬士英疏請申大逆之誅周鍾勸進未已上書請安定江南其伯叔周應秋周維持魏璫門下兩世逆惡兄周鑣周銓均當連坐廿恭疏臣劉宗周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効之又何誅焉一慎爵賞敗逃之將而得封誰當不封者一嚴舊官在官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去皆所不赦

宗周又疏　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隻騎北進宜誅者一部兵權於局外首圖定策之功宜誅者二　先帝誅璫鐵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虎彪盡反將與問罪之師請嚴中外不職者始

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處分不得混行奏辯

御史朱國昌疏劾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飾疏辯圖論

其操楚操晉種種罪狀有旨著驅逐
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委南朝官民委奏聞請遣官賫諭北行
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戶科羅萬象具疏論之肇坤即王
坤也高弘圖以方爭阮大鋮事不便執奏請自往督催遇肇基害之
肇基悟即工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同知陳洪範北行議款
予已故大學士文某等謚
禮部尚書顧錫疇請削故輔溫體仁文忠之謚其體仁所推抑 正人宜
謚文某文肅羅喻義文介姚希孟文毅闖賊破河南原任兵部尚書呂維
祺殉難宜謚忠節從之
陞南吏部署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李沾上勅臣憤激有因疏内云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札移大

器迎立皇上韓贊周劉孔昭無不允協黎明集議大器解樞兵二印
紓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延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
形於色臣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
周曰快亂筆來因得俯首就列清晨迎駕大器尚欲停待而贊周已
登舟矣偕行者徐弘基暨良弼國昌也文臣啟事屢登武臣封爵未
定所以有啟上之爭也嗣後士英突舉大鋮眾議沸然大器疏直攻
士英畧云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僨事中原陸沉皇上
中興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遣戍
借名知兵而為鳳督者哉乃挾重兵入朝靦顏政地南國從赫赫
一經咳撥而殿陛喑啞叱咤藐至尊為贅旒矣逆案一書　先帝
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阮大鋮於御前徑授司馬布立私人盤踞

士英有何勞績僥而尚書宮保內閣僥而金吾世蔭也士英亦
罪掏私把持大器乞休逆罷
劉澤清疏劾吏部左侍郎呂大器又疏薦張捷等
澤清疏請誅大器指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周甯演作謂演作
為吳甡走狗救周延儒以媚東林又疏薦張捷鄒之麟張孫振劉光
斗及在逃皆擬王永吉鄒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阮鉞素恨演作
故唆澤清出此疏
嗟武弁而操大臣之短長閫外而預廟堂之黜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
至此極矣按演作錄庚辰特用任德州兵備壬午冬范志完入援縱兵
淫掠演作據實奏聞志完逮問事連延儒然延儒之得罪繇於王之心
李國楨而成於蔣拱宸非関演作也況時吳甡已蒙譴去國演作罪

能効力何不留姓仍正揆席耶至起用王重以為可誅而降賊之永吉失事之景昌儼然為舉此則當加何等刑也且總兵不言勦賊而使拾孔昭之遺唾逆黨之餘厌惡莫大焉故削其爵以著其罪

追復 懿文太子諡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上 建文帝諡曰讓皇帝廟號惠宗 景皇帝廟號代宗

瞻海内望此典幾百年餘矣至是始克舉行詳書於冊深喜之也

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黄澍面糾馬士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令視事

黄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俱下上大感動顧高弘圖曰黄澍言殊有理卿識之命進御座前澍盡數其罪士英不能辯一語志孔亦前論其圖王將

科諸臣群贊周屯意孔琏回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操試殊傷國
體士英跪求處分直跪謝前謝以勞舉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跪呼曰臣下視之上搖首不言良久諭曰卿等且出贊周即執意孔
丙寢上諭贊周曰馬士英以大臣所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歸寓
引疾盡移直房器具以出傾以金帛分餽福邸舊庵田成張執中二
庵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
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可以優游行樂馬公一去誰復有
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即傳諭士英着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
本當重處輔臣亟為求寬具見雅量姑饒他時有民謠曰要緞奸須
種田欲裝吸莫問馬
賜書馬士英罷善之也書復令視事惡之也士英擁可法逐張呂引大

鉞奸狀顯著以黃澍之糾勒令罷位深合遠佞之用矣何惑於二奄之謀撞令入直是二奄為政人主若贅旒然嗚呼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詳書於冊以見去佞同於拔山所以為後世永鑒也

忻城伯趙之龍疏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〻非美字蓋謚號係高弘圖所定李沾艸疏授之龍使奏之為遂弘圖地之龍實不識一丁也

起陞徐石麒為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郎

陞張有譽為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陞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人龍兵部左侍郎

晉謝陞少師蔡玉田太子少保盧世㴶工部右侍郎王應華光祿寺卿俟見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后祔葬

予已故大學士劉一燝謚文端賀逢聖文忠

清兵入德州

濟王吏元謝陞盧世漼迎降馬元騄南奔

[附錄]臨清中軍張頤榮報稱攝政王命額真孫山大總兵駐德州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又塘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服惟濟寧未降濟寧侍報欽命孫山額真石守春攝政王令調集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方官民俱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

北歸諸臣南下舟次上閘兵備凌駉已受清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于連躍出示稱順治元年然駉於南京亦發疏不紀

國子監典籍李模疏畧云擁立一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定策為功錫將事 先帝非有亟村之効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策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先復未繇
而國體先褻也
平湖監生陸濬源疏為兄原任兵部員外陸澄源奏辯詞牽國本三
案并詆光祿寺卿許譽卿通政使劉士禎特出疏駁之
後譽卿疏辯畧云當年諸臣以翊戴
光廟為正今日諸臣以翊戴
皇上為正均從倫敘起見耳　光廟母子無間　先帝身殉社稷何
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濬源　先帝久任溫體仁養癰
禍使得生榮死寵竊謚文忠皇上追削萬口稱快濬源乃滿口頌其
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黨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驅捉男女口稱奉命打糧
龍潭把總王某不行守禦反餽之以牛酒輦轂之下豈宜有此

北將于永綬等渡江借住京口浙江都司黄之奎適領兵至與相爭
兩鬨北兵遂焚東門外民居殺傷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大開傷重死
設勇衛營命太監韓贊周提督　允馬士英請准增淮揚兵三萬
總兵杜弘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陝川
總兵丘磊鎮守山東黄斌卿防禦鎮江副總兵吳志葵鎮守吳淞
封常應俊為襄衛伯世襲叙翊護之勞也　賜福建總兵鄭芝龍蟒衣
鳳陽太監谷國珍請敕書內閣撰文給之國珍於御前自增焰總督行
事四字　順天巡撫楊鶚淨海侯常胤緒薦之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全陷馬士英請亟獎趙光遠時光遠已降賊矣　趙之龍薦序
班黄家鼒擢鴻臚寺少卿　管紹寧請遴選內閣誥敕房諸官各以貲納授
改內官監為朝殿　命製衣金爵代玉　命選淨身男子　命叙山東殺偽功

命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明年全免　江南安撫御史祁彪佳請留
漕米十萬貯鎮江　萬元吉請卹陣亡總兵猛如虎及監軍曾心明
夏允彝余颺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於附京簡僻地方安頓　德安王儀居廣信
鞫高墻罪宗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　下被逮鄭撫王永祚于獄
禮部奏唐王狥難　吉王子慈煃報吉王播遷道薨
命崇王二子僑處台處二府　惠王寓居肇慶
秋七月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
[illegible]部員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屬員外主事而郎
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刱見特書于冊志亂制也
[illegible]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畧云兩月以來文吏錫鞶矣不聞獻

試武臣掀閧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退矣不聞獻馘諸生捲堂矣不聞
請纓北兵已鎮燕都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紹述邪説損威辱體
隳天下忠義之氣臣切羞之
户科熊汝霖疏畧云四鎮以殺搶封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爲此輩
之功名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爲中興名將豈不更快況且
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倣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
開屯設府永盟帶礪而逼處此堂奥迆萬无吉乃云城外之屋守應
讓與矣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輦金求進者實煩有徒則當
事諸臣亦宜猛省前事倍瀝肺腸也
又史可法奏立茂華口稱吳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國順治元
年旗號迫人剃髮

張鳳翔家眷與楊仕聡同行遇南京領詔官即同南行借臨清兵自
衛浚關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陞李建泰俱降於清為内 院大學士王鰲永總督山東
河南方大猷署山東巡撫事張維機楊汝成從陸至山東方大猷遣
牌送至濟寧登舟
命黄澍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襲 命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馳赴督輔軍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劉洪起総兵防禦河南時闖賊出潼關道雒陽攻密縣
叅將夏有光報探至臺兒庄知闖賊現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路
安鄉紳富户盡挽入陝西又遣偽將馬科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柏永馥命聽督輔題用

定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域楊渠番牟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鑛俱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追削已故大学士溫體仁等官蔭
從御史鄭友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國觀三人生前官爵蔭子
俱行削奪以為作姦不忠者之戒
辛卯造遣左懋第陳洪範使北
懋第以毋死於北軍願與洪範同使至是懋第加兵部右侍郎經理
河北関東洪範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禮部尚書顧錫疇進恭擬祭告　陵園文祭告　大行皇帝　皇
后文吳三桂封爵制書敕諭鐵券黎玉田高起潛敕命文宣諭
北京人民諭文宣諭建州諭御書一一呈覽

懋第疏臣衡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即遼東也遼久屬建北直近亦為建所踞山東雖敉僞官逾地皆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三十萬則不皆向化可知也經理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衡而任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衡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建講款為建所折奴顏婢膝建虜之參貂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建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建金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逢人誦說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明發闖賊負不共戴天之仇吳三桂乞援於清立掃而驅除之雖寸磔尚稽天誅而與尸亦積吐氣爾時為廟堂計者自應厚其金幣陰其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如真宗使鄭公而遼主聽命武侯擇鄧芝而東吳締盟庚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懋第雖諸

應選而惧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領三柱玉田諸鹽種種指揮有同囈語如是而欲祈事之濟難矣書迄遂懲第洪範而紹愉不書何徵之也春秋之例所謂以其人而徵之者也

庚子上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勳臣皆進禮賀上皆受之

贊曰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況在萬乘豈其患貧今下以貨獻上以貨取悦君臣相率而接以利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朝何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故隱之也

庚戌內批陞張有譽為户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收成命不聽馬士英欲用中旨擢阮大鋮適户部尚書周堪賡久不到任而有譽廉慎為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倖門特降內旨擢用弘圖以

不經會推繳遂成命士英票旨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為疑揣仍

着遵前旨行

按明此內旨也不曰內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其為旨也若曰此乃士英令田成輩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舉賢者也賢而用之此盛典也弘圖以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舉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為盛典今借為大鉞之薦矣則為亂政弘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矣然則為有譽者宜奈何堅以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請力辭不赴或致譴譴奈何曰名節與官爵較孰輕孰重使果以是蒙譴張侍郎之名千古矣臣臣馬家之尚書甯足貴乎直書于冊益深惜之也

南昌宋生紘鏞疏訐大學士姜曰廣等

為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四

仰阮大鋮亦慫曰廣欲并去之於是大鋮屬艸碁統鑨使上之疏醜詆曰廣織跡又斥其包藏禍心詞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弘圖票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鑨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請召可法為非是弘圖抗辯士英默無片語上不語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者弘圖曰廣俱引罷杜門俱故統鑨為伏人

發明　大臣國君之陪二辱大臣是辱君父也故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君臣臣今朝廷之上惟一回成復有孔昭大鋮輩交構其中妖氣充塞而統鑨諸孽種種見告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宜其及矣春秋不書事應而事應具存比事以觀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鑨疏訐大學士姜曰廣

大鉞諸人恚曰廣甚統鑛一疏猶未愜意右諭德李明睿與曰廣同
邑相惡大鋮嗾明睿參之明睿辭乃募建安王統鍈再出此疏
按語統鑛之疏猶曰宗生不辨菽麥者耳統鍈國建安王也寔〻藩王
乃為大鉞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削去其爵斥之曰奸蓋深絕之也
附錄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既沒
厥賞其餘人自請叙十倍增官輦金不恡刻印寧免介李之誚一職
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自奏討者冢臣
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事封疆不斬悞國之臣不激報國之
氣一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景〻超廢不自靜聽
豈不聞律有罷吏不許入國門之禁乎
懷寧倏來國弼以不預會推冢臣疏爭非制工諭出何其故

劉孔昭疏薦循良卓異諸臣內有鴻大任則貪墨最著者

劉孔昭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經具三桂牧用忠實可信都門兩劫

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襲蘂受屈請起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勳臣商確一各部付啟

必勳臣面定一皇工圖治必勳臣召對

戶科熊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此尚可

為國乎夫有嚴旨

授諸生涂仲吉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仲吉前有疏救黃道周葉廷

秀述杖遣戍永明執贄見道周於獄亦被繫時顧錫疇署吏部印特

疏薦之故有是命

真定知府丘茂華等自稱固守臣節不從清闖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王澍為馬士英所劾辯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為獻賊僞兵部尚書引獻賊破武昌有錦衣遣戍劉僑托文江進美女五盃古玩數萬金於獻即用僑為僞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僑削髮私逃暮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洶洶幾亂鄉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餉臣批云正苦無糧真可愧挾貲媚賊者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諷矣既還武昌黃鼎代為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文皆有司存士英據僑私書誣臣試命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起陞陳龍正禮部祠祭司員外張采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褒封吳襄使三桂暫感劉孔昭奏吳三桂父子効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以寓責圖之意矣

命御史陳蓋募兵雲南先携三萬金佐餉　御史米壽圖巡按四川

命發米十萬石給山東撫鎮　授開封推官陳潛夫爲御史巡按河南

闖賊僞將宋朝臣兵至杞縣舊職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追斬朝臣

禮部題錢謙益陳盟管紹寧俱以原官充經筵講官秋講屆期也

朱國弼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糧

命潞周崇魯四王僑寓浙東　惠桂二王駐廣西昌平巡撫何謙南歸

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副使莊應會督漕狼藉

蘇松巡按周一敬請表已故舉人張世偉顧雲鴻下部議後部覆請

俱贈翰林院待詔允之
常熟進士王曰俞請表長洲生員許玦玦聞　先帝之變行哭於市自
縊不死遂投於河
予翰林汪偉諡文烈御史王章諡忠烈
予開國功臣桑世傑等諡
世傑諡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愍茅成武烈丁普郎武節韓成
忠壯花雲忠毅
予傅友德等贈諡
穎國公友德贈麗江王諡武靖宋國公馮勝寧陵王諡武壯
予章溢等諡
溢諡莊敏桂良彥敬裕唐鐸敬安劉崧恭介何真恭靖葉琛
忠愍

八月丙辰朔命罷役緝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衣馮可宗遣役緝事刑科袁彭年疏言廠衛緝事非治朝所宜馬士英票旨責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任用

發明 宋王安石為政始置邏卒秦檜用事察事之役布滿都城今士英不耻法古名大臣而首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雖以新法禍宋而原其初意原有堯舜君民之思檜固云賣國縱敵而竊取諸將實有引伸羈絡之用今士英於二奸無能為役而徒法其亂政是又二奸之罪人也直書於冊所以著其惡也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縱兵南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莫有敢聲其罪者宗周首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皆可殺姜曰廣景優旨下史館紀錄士英

乃族澤清與姜劉爲難至是澤清具四鎮公疏劾宗周指疏稱艸莽孤臣爲不忠飲上以稿示傑傑驚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黃得功馳奏辯實不預聞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擬旨憲臣平日原以議論見重蓋刺之也

發明此四鎮公疏也而獨目澤清何誅首惡也傑與得功自明不預其情可原矣故獨目澤清而削其爵以著其罪

附錄給事中陳子龍疏近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去閭中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捄殊非法紀又訪選內貞盧某本市井無賴自宮希進非閹遂有父子同奄者先朝劉瑾魏忠賢皆壯而自宮者也

御史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屢選嬪妃必迎司州縣限旬定年
地方開報今未見官示忽有棍徒唷光打入人家不拘長幼娶行禮
去但云大者選侍宮幃小者教習戲曲街坊緘口不敢一詰
戶科熊惟典疏言魏國公徐弘基特薦張捷亦見勳臣之勤於薦吏
吏至朱統鑽誣詆姜曰廣汙及家庭曖昧如此不行參敢將朝廷設
立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往有賊入都門自閣部以至庶僚有一不青衣小帽叩
首賊廷者乎至賊衆已去又思藏頭露面駕言不屈潛跡覓歸冀掩
死灰如何瑞徵梁兆陽等萬口唾罵矣若劉大鞏等廉恥蕩然當與
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陞沈猶龍兵部左侍郎王潢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陞王廷垣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胤培太常寺少卿

陞郭維經左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陞朱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禎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詹事
改賀世壽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起陞楊鶚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鶚總督川湖雲貴魁楚總督兩廣
起補王志道户部右侍郎易應昌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起補張鳳翔梁雲構俱兵部右侍郎添註
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后梓宮訪問
東宮二王消息時傳　東宮二王流落民間故紹寧出此疏
諭刑部速定從賊諸臣罪案
諭云所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策即在廢僚豈可末減督撫總兵降
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偽命豈可止於一

封疆大吏聞變倡逃豈止於流獻文獻婢豈止於徒諂臣負恩辱
國王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嘗守義家高傑部將王之綱曾招撫李際遇可遣親隨內官往際遇處密諭其具舟於河護送至徐州七月初旬命具儀衛迎之是日從鳳儀門入辰刻上迎于午門隨諭戶兵工三部以太后光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諭工部行宮湫隘亟修西宮刻期告成以居太后御用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粮備辦龍鳳牀座及牀頂架一應器物并宮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合疏言點金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又言光祿寺瓷稱器皿共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價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廚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寇虜方張索兵索餉動以千萬計將何支望皇上一熟籌也

浙江東陽民亂

先是東陽之變實縣許都都故尚書弘綱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孫棐借名備亂橫派各户輸金而坐都以萬計勉輸數百金孫棐大怒摘都所刺社稿姓氏指為結黨造反執而桎梏之時輸金者盈途閧然沸亂有姚生者拉孫棐於座按之册據笞之群擁都為主巡按左光先聞變即調台兵行勦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各保鄉寨拒敵台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上聞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嘗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賫書諭之都即率同事十二人詣杭州投獄

子龍為之請　光先不許悉斬之而盡隱孫棐之罪至是餘黨與引
逃兵復亂迎撫黃鳴俊疏報有旨左光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
致煽動着黃鳴俊即相機勦撫

附錄　戶科熊維典疏畧云臣觀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穩兵餉戰守四
字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勛臣繼以方鎮惟筆舌之
是爭良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陳賦而希寀輔飛章告密端
自此始啟獄衍之害橫者樹威黠者牟利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
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廠衛一節未免歛怨　先帝厚待宗藩而闖寇
先逃雖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
無一二叛將踐扈肩背相望　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
藉　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謀傳闖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

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猶因循遵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起陞申紹芳戶部右侍郎江北督餉樊一蘅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

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

陞瞿式耜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瑋光祿寺少卿

起陞越其杰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鋮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為名欲以河南巡撫畀之衆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清疏劾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始疏劾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座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稱草莽孤臣為不臣請加重僇至是并及曰廣指其謀逆社稷其詞兇悍甚史可法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黎立之巧鬼澤清隨具疏言此疏實出其手因可法偶問偶諉答之馬士英方快心於逐姜劉用大鋮票旨云這所奏知道了不復致詰從此大柄盡倒持矣

按澤清以武夫而强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効命這莫大焉當斯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鋮輩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為莫余毒矣究之士英僇尸於江上大鋮碎身於仙霞澤清傳首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者而明此義當

亦憬然感悟惕然知戒矣

逮原任南京禮部主事為民周鑣山東僉事雷演祚

周鑣於　先帝中葉建言削籍與演祚等高自標榜而痛抑逆案
中人阮大鋮恨之刺骨至是糾疏援銑鑛專攻二臣并及姜曰廣蓋
演祚為曰廣庚午所取士馬士英欲借此迫弘圖曰廣之去遂票逮問

發明 逮矣仍書其官何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無罪而逮所以著士英作威
之實也而群奸皆公樹黨圖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矣

內批起補張捷為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爭內批用張捷非制有旨前解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
陛何以寂無一言

發明 內批一再降矣士英華蓋借為翻逆案　也正宸身為吏垣之長

自當據法再奏不應以一疏了事然蜀時内外之械已成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矣是以君子痛恨於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成都破之瑞王遇害前任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奪舟楫率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六
月陷涪州蜀王告急於南京請速發兵西剿獻賊順流至佛圖關守
將望風而逃遂進圍重慶前任巡撫陳士奇在城悉力拒守四日而
陷獻賊盡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割耳鼻斷右手驅至各州縣不
降者視此為例自是所至解甲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官皆
死之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城破闔宮遇害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遇害巡撫龍文光等死之

獻賊至成都官民内潰遂不能守蜀王闔宮遇難巡撫龍文光暨道

府各官皆死之溫江知縣施之炳已陞姚州知州陳撫留加僉事銜帥千人訓練城破自刎死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同日被戕仁壽知縣顧繩黯已陞復殺成都知縣吳繼善已遷矣有同年某先在賊營招致之吳出授偽官妻子俱入營中後為賊草祭天文內一語賊疑為譏刺夫婦相對受極刑獻賊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殺千餘人遂空育川中偽僭大號偽改元義武以徐以顯為偽丞相潘應鰲為偽中書舍人後逆闖敗奔陝西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出遣人與逆闖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illegible]禮科袁彭年疏偽吏政侍郎喻上猷將荊州紳衿開薦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不受偽撒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

加封戴新恩可法少保士英太子太師弘圖曰廣鐸俱太子少保
劉澤清疏進取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備數十萬之餉備十餘萬之馬
匹器械須整頓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恐姜曰廣劉宗周不得重勝為
快〻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南下闖賊已
道雄陽攻畧縣如此光景北兵不至河闖賊不至江不止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燮募集各防義士同心僇力頗成業圖二人去任劉
澤清亦行驕踞散遣義士桀驁者籍之部下劫掠村落鷄犬一空
興田仰日夜酣飲清兵南下有問作何備禦者澤清曰吾為擁立
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擇江南一善地去耳
陞東撫兗東兵備郭正中兗西兵備俱山東副使
凌駉馳奏亟宜乘機恢復命巡撫王燮總兵丘磊速馳山東赴任又改

淩駉為御史巡按山東給勸功空札三百號　劉良佐移鎮壽春

左良玉開鎮武昌左夢庚惠登相俱加都督僉事

兗東兵備郭正中奏清兵下東省　貴州巡按范鑛奏蜀魅猖獗

行將順流東下　蕪湖主事陳道暉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掠盡

封鄒存義大興伯敘勳戚太后之勞也　封吳三桂父吳襄薊國公

馬兆羲補禮科戎書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適等知縣吳春枝等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賜溫旨留用　太監蘇養性請自光祿春花進火

傳太后諭遠選中宮群奄因肆行騷擾道路以目　偽太常寺丞顧瑄

等選到　長安街遍粘匿名謗帖誣謗吳姓劉宗周等皆出李沾手

總兵杜文煥提督巡捕　馬士英薦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進剿

逮降賊臣戶部右侍郎党崇雅祭酒薛所蘊平陽知府張嶙然

太后南來如恩可法少傅吉英少保
九月丁亥內批特授阮大鋮兵部添註右侍郎
安遠侯柳祚昌疏急用忠幹之臣等事奉旨阮大鋮前陛見奏對
明爽才畧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鋮並無贊導實跡時事多艱
需人幹濟着添註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潰援
左都御史劉宗周疏大鋮進退関係江左興亡乞賜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尹民興疏畧云　憲廟時崔魏煽虐士大夫喪耻忘君幾
成篡弑之禍垂至　先帝末載　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獻將或獻
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
一逆案之阮大鋮即行檄四方何以折叛逆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
惟曰使貪使詐不聞曰行逆若逆案可翻則崔魏亦可卹圖雄諸葉

皆可使才省過矣

發明 大鋮從縢籍起宜書起陞此書特授何不與其為疑似也蓋曰此　欽案問徒之人士英以私交之誼特拔之因伍之中立两我曰先朝列忠宣鄧忠介諸臣非自瘢籍中推用者歟曰忠宣諸臣或以抗杞中璫或以觸忤權輔皆忠貞自矢名著天壤雖在瘢籍何損若大鋮揚維垣輩是逆案之遺孽而　先帝刑僇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詳書于冊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內批蔣鳴玉梁應琦授給事中鄭瑜秦鏞補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為正詹事

發明 詹制凡翰林外轉者始得仍轉宮詹若録庶嘗散授書省部曹者非循資直上永不得玉署之重又監司內轉必殺一級如布政二

品正陞三品京卿之類是也今郭之奇以戊辰庶常散授禮部歷任副使一旦躐躋正詹此何說乎據事直書而士英顛倒舊章植私蔑法之罪著矣

陞何楷戶部左侍郎錢元慤太僕寺少卿劉若金通政司右參議

辛卯上始御經筵

甲午大學士姜曰廣亦罷

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丙申內批例轉給事中陸朗留用

陸朗既例轉以三千金餽內奄奄即傳旨着留用冢宰徐石麒質之內奄奄曰已進御前矣石麒具疏言朗賍私狼籍應得劣轉交通內臣臣倖留非法朗即劾石麒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理而同轉御

丈黃耳興亦疏言昔之按秦陳演陷臣不測今之例轉徐石麒朋謀
暗害
發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姜劉二臣相繼進位
隨有陸朗之事紛紛而起是尚得為朝廷乎嗚呼誰秉國成坐罣於
此千載為餘痛焉

清兵入宿遷

陞王鑅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陞宗敦一張興廷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學收考後溧陽知縣李思謨爭非體
不肯奉行士英參劾罷職

聯撥取士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債是明示以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夫放於義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於利必至篡弒奪攘而後厭貢書于冊而士英贓貸辱國之罪著矣

復劉僑原官照舊供職

撥明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劉僑降賊行賄營貴謝疏中已鑿鑿言之矣乃士英竟無顧忌公行擢用其蔑法亂紀目中寧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布衣方萬明于獄

奉化布衣方萬明疏政祈克終事指摘馬士英等有旨送刑部問罪

撥明宋徵宗數為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王黼奏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輔于郴州今士英孔昭等

朋比為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布衣言之正當破格旌奬以勸來者而反下之于獄是士英之心猶然余深王黼之心也故曹輔遠竄而靖康之辱兆矣冀明下獄而比行之禍決矣

陞李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逮致仕吏部左侍郎呂大器

再賞定策功擢沾今職沾圖奏 大器當日阻難包藏禍心故逮明發此時事勢為何如哉從來無事猶恐不勝乃汲汲於私怨乎況大器原無可逮之罪乎書逮大器於沾陞官之下所以著沾遣意殺人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士英欲雪黃澍面糾之辱無機可乘乃州覓楚宗朱盛濃使工之言澍在楚凌逼宗室即票旨逮問黃澍奏辨士英復票旨盛濃宿北刻唐

何至千里叩閽　按侯盛、濂爲推官

檄黃澍面劾士英者也盛、濂之疏誰不知爲大鋮、屬艸況盛、濂讎閹

以推官將公揭修怨而與忌矣澍豈肯從於修乎故於澍與大器之逮

並書于册以見清君側之兵所繇起也而士英與沾挑禍辱國之罪

此其案也

附錄御史徐養心疏八、自德州來、者云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在備張

安豫牌到濟寧宜收王燮登爲防禦闖賊使孟長庚棄江陵城獻

賊復有亂荆州之檄萬一順流而東九江蕪湖處處單弱不能以金陵

爲孫注耶總督正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飾失律之罪獨何

吏科熊汝霖疏言獻賊現踞重慶闖賊將至成都意在順流東下

北使諸臣所恃爲緩清之要著也左懋第請兵請餉望眼尚懸王燮

數印未領馬價未給此何時而尚容姑待乎皇上旣以阮大鋮為知兵部當置之衝要若但優游司馬之堂樞輔已饒為之何須添此

淮揚巡撫田仰疏為劉澤清請餉有旨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着與劉澤清通融措辦時澤清造宅於淮安深邃壯麗無比大興土木日費千金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而不知餉之所從用也

浙江巡按任天成疏浙江鄉紳金汝礪參沉身污偽命張璜其方允昌為賊親任一歸一未歸李棡徐家材俱授偽職庶吉士章輿吳爾壎魏學濂為賊所留止學濂痛憤自縊諸臣猶戀身家豈宜安容

命驅逐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　先帝初登極正賓疏參徐大化潰任京師奉　旨着五城驅逐阮大鋮甫出山亟以此答之

大理寺卿鄭瑄疏蘇松督粮道程峋才能可大用適有御仲彭耿
拜爭委事相訐有旨着該部從重議處
選淑女黄氏郭氏戴氏送内命再選　太監韓贊周再選進六名
工科李維樾疏日來道途洶洶不擇配而適門皆云田王兩中貴強
取民間女以備宮悻有方士營楊寡婦家少女自刎母亦投井亦太
不成舉動矣
逮東陽知縣耿孫棐吏部覆其貪酷激變地方故逮
陞馮廷綸福建布政使孫朝讓福建按察使
命黄得功移鎮廬州高傑徐州総兵王允成駐岳州馬進忠荊州
左夢庚掛平賊将軍印総兵盧鼎協守武昌杜弘域出鎮池太
内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周汝璣福建左布政葉重華廣西按

察使 徐之垣補御史余颺補文選司主事 楊文驄監軍鎮江
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逵駐鎮江黃蜚駐采石
高弘圖請開館修史又請設起居註 安遠侯柳祚昌乞侍經筵
王揚基李乾德各戴罪往督輔王應熊軍前贊畫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僉事充山東總兵官 加王之綱蕩寇將
軍充河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獲陳州偽官患在公等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翔謚恭壯子弟姪世蔭錦衣以大璫韓贊周
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行屬禮
考功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冊封福藩鄖陽推官朱琄繼自陳孤城
抗賊其子常洪殉難俱奉旨優叙 淮安生員談自陳守淮功序之
加舉人劉泌兵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即留督輔王應熊軍贊畫

劉澤清疏薦張鳳翔李棲鳳可備重臣之選　高傑為降賊南渾
諸臣請從末減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妄議從逆有旨着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粮　太監袁昇請催各處鈔關稅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婚禮物着光祿寺備辦　高傑請众州泰興都伯
塩稅助軍　河南巡撫越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者六兵二部報名重用　馬士英奏張亮永城戰功
命鴻臚寺宣諭大學士高弘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傳冠
敘迎大后功劉孔昭等各蔭一子錦衣千户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
保國公　予懷遠侯常廷齡一子文蔭入監　因御解到光時亨
薦元吉回太僕寺管事　補蔭久故侍郎沈子木一子入監　錄[illegible][illegible]
後一人為散騎　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產

立開納助工事例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武英殿中書一千兩内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銜一千兩監紀職方五千三千不等時爲之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塡塞馬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至九月雖在在祈禱竟無滴雨蘇常尤甚高區遂不能插蒔崇禎十四年旱極矣猶未若是歲爲甚河水竭流震澤已没蹇裳可渡老人皆云百年所未有也

逮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繇庚辰進士加簡討銜充二王講官着御史王孫蕃論其既虧臣節復撰僞書以亂是非故逮

陞黃道周禮部尚書陳盟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詹事府事

予吳阿衡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密雲城下阿衡時為薊遼總督方與鎮監鄧希詔稱壽必欲飲滿百盃中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遇亡

附錄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進豊沛二縣知縣胡承光胡欽光到任

予殉難大學士范景文等謚

景文文貞倪元璐文正周鳳翔文節馬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李邦華忠文施邦曜忠介王家彥忠端凌義渠忠清孟兆祥忠貞吳麟徵忠節吳甘來忠節申佳胤節愍許直金鉉俱忠節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愍

予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謚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謚文端

予珣難忠安伯張慶臻等謚

慶臻忠武李國禎貞武 鞏永固貞愍劉文炳

予國初陶安等謚

陶安詹同俱文獻孫炎忠愍王愷莊愍許瑗忠節胡深襄節

予蔣欽等謚

蔣欽忠烈陸震丘陽俱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

劉校孝穀林公黼忠恪詹寅忠獻李翰臣忠毅劉平甫忠確詹軾忠

潔周璽忠愍張英忠壯 諸臣皆正德時死逆奄劉瑾之難者

予卹贈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等謚

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俱忠毅周起元忠惠繆昌期文貞袁化中

忠愍李應昇忠毅黃尊素忠端萬燝忠貞顧大章裕愍　諸臣皆
天啟時死逆奄魏忠賢之難者
冬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朗黃耳鼎逆疏攻之又一夔居間欲陞知縣
某為吏部石麒拒之奏聞於上上置不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陸明臺省例轉冢宰職也即使是非混清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
被廢之人不得置一辭焉今陸朗等狼藉著甚例轉猶輕乃公然操
戈相向干法亂紀莫大乎是猶反用其言而逐石麒之去是尊之以
犯上之逆也去賢助逆所以遠禍士英豈未之聞耶抑老成長謀
懸方欣欣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清兵入淮州沂州
陞解學龍刑部尚書陳張作揖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疏惡臣報國心長等事內條列四事一曰嚴內治二曰定廟算三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算款內有云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極是弊法臣觀三十年文臣出鎮專征鮮不僨敗其纔有成算克奏膚功者承宗之後爲士英一人耳　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恢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嶺海無虞此專任武將之明效也臣以爲此地除一撫設他增一督府挑衆掣無裨進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畀之而以公忠博大之臣畀持其綱領提挈其精神庶可以坐策其成其惜人才款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今天下動稱乏才非乏才也分門戶競愛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聾者之不能聽有物以限之也今　世人才當摧殘剝落之後以真心愛

情以公心搜訪庶可以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達
之臣如蔡奕琛馮元飈祁逢吉何謙者謀國任事急病讓夷之
選也有老成典型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鄒之麟尹仲曹學佺
王相說者端委廟廊孤識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著聞迴翔應
拔者舊詞臣余煌道臣陳洪謐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淪落可惜
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鼐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忱
先部臣韓貢累郭昭封之流也伏乞敕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
知期於拯時厄濟世用不復以黨論異同徒滋藩棘則人才日
於世道漸爽矣二曰雪冤讞 先帝欽定逆案所結正奄兒媼
子獻媚贊導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免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
出故入往往而有 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拔阮大鋮而用之矣若

廣廷陛以京營建祠不畫題削奪者也揚維垣貴科崔呈秀者也廣大復以殺黃左光斗幾致重譴者也吳孔嘉以報復父仇啇達周昌晉以持論依傍定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詳察本末酌量錄用其餘果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許其自新用以成　先帝懲憚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渙群破黨之一端也三曰拯流離今燕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所宜接濟安插擇其能者官之無使顛連瑣尾有悔來之思進士王崇簡建平令高揚孝廉孫奇逢等遠跡畿南水鄉不臣闖清閒關三千餘里遣人貽書告臣誓欲結伴南來九死不悔又聞山東河南舊臣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無以繫其心慰其望乎三輔長吏數慕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

慟唐世之冠服臣讀史及之每為流涕伏願陛下加意壯恤以南宋之過絕歸正人為戒則亦恢復之一道也而蔡奕琛曾以復社故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誤殊為惜之事過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助予中流遇風胡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況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斷送社稷斷送君父何忍復蹈其故智且他日獨不思見

先帝於九京乎逆案之設入者賈繼春阮大鋮皆慷慨壯男子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大鋮實贊其議安有奮臂号引人以攻奄而身反為奄導者乎賈繼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過新鄉繼春業為餞送灑淚贈別已而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孥僅全生者於囹圄斡旋排挽備極苦心而反坐為邪黨不亦冤乎

他如馮銓以申救終昌期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於入
房壯麗清兵陷鐵嶺投井死節者也而終不得出呂純如與董應
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枉聲淚俱下兵士千可
知矣有者蔡奕琛楊維垣等着吏部分别酌用于舉本先太濫
條陳字數踰格以後還宜詳慎
時馬阮擬畫翻 欽案推用楊維垣諸人以錢為東林領袖
欲令錢疏薦以塞衆議以交誇錢；遂出此疏
接霎建陞疏參何士晋黨護王之寀挑釁宮闈又參孫居相
力薦李三才急宜議革著 楊維垣疏參王之寀張差之案
又參孫承宗鄒河之失及窺崔呈秀失勢出疏糾參猶以照
頌逆奄曰厰臣忠厰臣不愛錢厰臣為國為民者 優大復

爲南禮部時逆祠落成特往上匾額對聯者 吳孔嘉拜逆
奄爲父得登野甲黃山之害貽害一郡 周昌晉疏參程正己
又各盧化鰲與李蕃李魯生爲逆奄効博長安有一周二
李其楠莫比之謠 賈繼春於逆奄播惡時疏揚左魏通王
安倡爲移宮之說逼遷康妃逆奄遂播 言揚漣等雖追贓身
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定就依逆本上說將諸奸罪
狀着文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皆 馮銓導逆奄殺熊廷弼
因搆成封疆之獄誣揚左六君子以納賄致追贓殞命其去
位也以與崔呈秀爭寵呈秀譖之於逆奄致終周之逮在山
西巡撫本內票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申救之事大賊辯覺
疏云馮銓合門殉難此疏云房杜龐技升死節如出一口

命復張縉彥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縉彥乃　先帝拔授兵部尚書降賊者自言在河北收募義勇誅逆偽官大學士王鐸保之故有是命給空札二百委署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冢宰徐石麒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士英以賄不至票旨王永吉身任總督致北都淪陷朱大典贓私狼藉　先帝嚴追未結何得朦朧推舉及永吉賄至士英乃票旨依擬用故有是命

按縉彥身任中樞永吉濫膺節鉞而皆偷生降賊正前諭所指暫撫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者也即當立肆市朝以信前言以正國法顧貪其厚賄反款而用之何歟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於天下矣欲使過耶則負君事賊此何等過而堪再使耶廟堂舉

錯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綏之節奏克敵之勳是猶揚湯以弭塵抱
薪以救火罔知其必無幸也

起補張孫振四川道御史掌河南道印
孫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繼咸貪污合省不平巡撫吳甡特
疏保舉繼咸反列孫振不職諸狀奏 先帝召提問遣戍至是阮大
鋮等方與甡等為難遂起孫振原官掌河南道事

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弘圖家甚富山東遭亂後殲悉無存惟一幼子自隨及入政府與
姜協心以中興為己任及馬士英為政事事沮格連上四疏乞休既罷
寓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遷居會稽清帥以書招之弘
圖不啟封逃之野寺中以幼子托館客未幾卒

誠意伯劉孔昭弑其祖母胡氏

胡氏爲劉尚忠繼妻實生萊臣尚忠卒萊臣幼孔昭父藎臣庶出也權攝代襲藎臣卒孔昭復據之萊臣不能與言及孔昭任操江誘萊臣潛斃之矣是胡氏出揭謂藎臣係丐婢冀氏巧宦所生不忍奪嫡 并列孔昭殺叔事孔昭急令人縊殺之

發明 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既殺叔而奪其位矣又上弑祖母以真元兇巨惡凡民罔不憝也而司憲不聞聲討逆之罪罔列不聞有沐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斁人類於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比周爲惡則不可以爲臣以巢戕嫡殲血祖妣則不可以爲子而猶抗顏五府之堂百寮衆之其

又何疑焉然此仍書其爵似無貶詞何也曰弒祖殺叔之人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劉澤清殺其叔孔和

孔和賦時澤清奔走其門及建節後反抑孔和役屬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好否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清色變亡何令孔和率二千人渡河忽檄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按澤清與孔昭皆悍然祿父甘為士英輩劾翦除圖一時之傑也而俱有殺叔之事前孔昭書爵以為不待貶以見惡今作書澤清所以示貶乎曰否楚人滅蔡春秋不以滅同姓之罪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今澤清殺叔視嘗文無少異是不以殺叔之罪罪之亦不以人理待之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陞張捷為吏部尚書
陞陳盟為吏部左侍郎
特授 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為通政使
謹按昔張捷力薦呂純如極口辯冤 先帝曰他已曾辯過只是鬧端
不得至哉言乎真 聖主洞矚人情之明鑑也今既大鉞一出而楊
維垣輩果相継彈冠矣維垣原任御史應書起陞而不書者蓋因此
戍卒也若實授於戍籍者然故書特授書特授楊維垣意可見矣而
必曰 欽定逆案充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也春秋之法書之重詞
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維垣之起惡之大者也維垣出而重翻
欽案是目無 先帝也維垣出而重申要典是再擁逆賢也維垣出
而更理三案是 神 光兩廟在天之靈威勿妥也維垣與周維垣

者之罪直上通於天矣詞煩而不敘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義嚴矣

起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蔡奕琛吏部右侍郎

陞劉安行劉若金俱右僉都御史安行提督浙直市舶屯田若金提督

福廣市舶屯田兼珠池海防

特授兵部右侍郎阮大鋮巡江靖輯

先是馬士英題福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閱水師尤為目前緊要阮大

鋮素著才畧且習於江上情形久堪長選其沿江武職不才疎防貪玩

有因循怠忽事守備不設者俱聽大鋮參處并乞兼右僉都御史大銜

以便行事大鋮隨具疏畧曰天下事急矣北邊一半已全被虜人斷

送剩下南邊再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寇虜交訌凡我臣工誰聞

寇如何勦虜如何款兵如何招又如何練餉如何足又如何運籌鎮

如何聯屬寨衆如何撫安君父之封疆與自己之性命全然置之高閣毫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構鬬之塲不亦大夢不醒之甚哉　先帝神明英斷原非喪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欲不獲展謀不克成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令去諸臣之黨與雖成而高皇百戰之乾坤　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殂矣把持悞國之臣究亦不免縊者縊溺者溺拷者拷梟者梟其喪心從賊狼狽迸回者天誅不漏名臭身駢回頭猛想其當日苦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其陞辭疏云從來巡行之役減騶從嚴關防絕饋遺破情面此凛宮箴立聲名之事為俗吏所難而稍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愾何預哉嗟嗟御桓典之驄乘而破柱莫伸於大敵完于陵之矜操而陸沉罔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貢善去踰

閑骸法其間不能以寸耳又云臣白髮漸生丹心未老一飯之德尚求
負人何況君父再造之恩雖頂踵酬之遇倘犬馬不忡其報即豺狼
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願與二三
同志實濟之臣交勉而矢之天日者也

排次年清兵南下大鉞片等委展隨即投誠為清師前導後
隨衆征閩度仙霞嶺甫陟嶺而下清師令從騎自後擁之人馬俱
墮糜爛以死嗟乎當其升諸疏也自負忠義而責備諸臣可謂至
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番料理中興之績彪炳天壤使館堂諸
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也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構鬬之場君
父之封疆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夢不醒殆又甚焉且所欲用者
如楊維垣唐世濟等皆用矣所欲去者如姜曰廣劉宗周等皆去矣

究竟 高皇百戰之乾坤弘光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當帳
叩首仙霞隨身不將不得與縊者溺者表殉難之名且不得與長從
賊者享富貴之奉所謂苦苦結黨以猻王勢自己亦何便能利益之
有者大錢又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於大局不仲其報財挾是食其祿
及溺職負委去踰閑敗法法其間不能以寸等諸則又何大言不慚也將
為杜出以儆夫鏡之焰

附錄
御史游有倫疏今日國事混淆紛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思當人所不忍道者潰
於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為何如主乎臺省中稍勁規諷即指以為黨
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胡時亨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勳臣之口至從賊偽官借

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効命謂文臣掣其肘今又不武臣掣文臣肘掣
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夏疏近時任署撫營挨挙金道箋金覔穴營
求不止如往日之計共可翻則明歲之大計可以不鼓矣
清國章總兵入海寧駐扎祥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諭各州縣
預備粮艸伺候
加李成棟鎮徐將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勁李世春駐泗州賀胤昌
駐揚州各克總兵官　總兵卜從善駐其湖　許定國開鎮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合兵駐鳳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命總兵曹友義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援勦
總兵丘磊報青州陷磊子白沙祭海將閩家眷下海北發　給鄭鴻逵
鎮海將軍印　襄衛伯嘗應俊薦爲靖國將軍恢復命鑄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啟濬
丁魁楚合奏有侍郎金之俊保舉二臣清撫遣人持檄文至為劉良
佐所獲謹合辭待罪　丘磊率百餘騎至安東栢永馥王遵坦邀磊
至署伏兵擒之　河南巡按陳潛夫私自回籍命浙江撫按察明

逮浙江巡按左光先

諭左光先力庇貪令流毒東越著與姚孫渠俱革職提問

逮原任禮部郎中周仲璉

仲璉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宜興敗仲璉捐金數萬營免逮闖
之變剃髮潛逃至是刑科梁　諭其卑污無恥故逮

附錄 劉澤清疏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為監軍御史胡時亨題黃國
琦施鳳儀補用臣實駭然黃則偽吏部掌硃封者施則曾儀仗時語

賊不可用亡國之蕩願自偷千金重遣此何等人而可復辱班付乎
賜內奄王承恩謚忠愍立祠以降賊拷元王之心七卷附祀
兵科王士鑅奏李述祖朱元臣偷生負國有愧諸勳　南和伯方一元
祭為降賊被殺諸勳臣朱純臣十五人請卹　戚臣李誠臣奏要其始末
諭兵部臨淮侯李述祖奉命守城々陷君亡偷生南竄着嚴議
史可法薦北歸諭德衛胤文兼兵科給事中監高傑軍
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　百戶魏棟等自言庵衛之
勞准各陞一級　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　行人莊則敬自言曾
事福恭王命與考選　駙馬齊贊元疏稱劉孔昭冀戴功高賞不足酬
命吏禮二部再議　齊贊元寓居被火孔昭代為求助命給贊元千金
周延儒子奕封乞恩免贓馬士英票旨奕封准赦免罪楷贓賄係親弟

肖儒指騙肖儒既故未完贓銀六萬兩著于汪度名下追完（原係肖儒又人）
贓吳昌時贓銀十之五　錦衣衛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徵行賄李
沾馬士英代為之請有旨姑丕究　諭吏部郝明徵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命太監孫元德往催浙直福三省金光辰借一應軍餉關稅銀兩及兩
浙鹽漕備綠商債給引行鹽隨徵隨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御用
當迫請差內負各處催徵　須戶部印單給州縣實填贖鍰
戶科陸朗疏論徐石麒內云即王思任為趙之龍所薦何得擅署察中
陸朗又疏徐石麒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炁得真才具
品如王驥鄭瑜畀以節鉞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
與姓劉宗周并及祁彪佳　始磨張明弼疏訐周鑣險惡
諭禮部百姓萬家宣無淑女着博訪細選　命韓贊周挨門嚴訪淑

女官家富室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韓贊周請選淑女於杭州　命太
監田成李國輔分路選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幼女及
伶官演戲爲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濁亂朝政內則韓盧田張
外則張李楊阮兼以東平興平跋扈朝權撫寧忻城役挑史事邊
警日見急迫群小乘時射利咸知爲不久矣時有對句云劉阮非仙
人先後刼弘光之土地牛馬皆畜類南北銷中國之冠裳牛：金星
戴英補兵科　張采陞精膳司員外　例轉御史黃耳鼎仍補原官
御史何綸巡按淮揚王化澄巡按廣東胡時忠巡視屯田　霍達巡漕
張捷題授中書百餘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數百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
先年戰功　改太僕寺著于南京　寄流寓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驄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上累朝實錄

周藩安御王駐無錫　桂王薨謚曰端　邵陽王駐邵武　襄貞王子
慈煃嗣封　西鄂王駐寧國　周藩臨汝王寓常州
命鑄弘光錢
陞授彭遇颽為御史遇颽疏為大言詆馬士英曰安忠武書大懷文
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愛死方養其身以有待
管紹寧請予謝于宣祭葬予宣官行人為闖賊追贓拷死者
河南勸農尚書丁啟濬罷　命文武官俸盡支本色
予殉難李邦華王章各蔭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予王在晉祭葬
崇禎元年插酋入犯大同殺傷甚慘在晉時為本兵隱匿不報為
御史吳玉等論劾有　旨削職回籍

予原任春坊許士柔祭葬
士柔在翰林中撰高公攀龍　贈官制中書抉摘其語獻之政府時
韓城當國遂具疏題參降調
十一月甲午清兵入海州
既破將獄囚盡放仍回兵泇口又沂州駐清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
沭陽一向邳州一向宿遷又牌行郯城縣催辦軍糧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鳳陽大　祖陵地震
大理寺卿鄭瑄罷　應天巡撫祁彪佳罷
陞王騏太僕寺卿王國寅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楊鶚回部用

陞曾勲禮部右侍郎署掌翰林院事
程正揆吳國華俱諭德沈廷嘉劉同升陳之遴劉正宗俱中允
附錄田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哨馬至沭陽遂人趙福星為伯遣兵備統
兵鎮守　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令之固守待救
史可法疏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悉
染腥羶近見北示公然以逆加我辱我使臣是和斷斷難成也我即臥
薪嘗胆枕戈待旦尚恐無救於事今觀廟堂作用殊未盡然臣懼恢
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朝夕之
宴飲左右之獻諛宜一切罷絕即事關典禮亦從儉約盜賊一日
不滅清一日不靖即有宮室錦玉豈能享用兑皇上念念刻刻切振
舉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回耳

命鄭鴻逵節制鎮江至海門　命王永吉督塞汴口　命御史蘇京
駐廟灣防海　楊文驄請于金山圌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事王奉先殿上梁　加劉洪起總兵銜　加劉承胤右都督
鄭維翰辭新任有旨責其欺飾　戶科羅萬象以四奏指飾罷休
獎太監高起潛罰陰來歸忠義可嘉　工科李清爲榜元請旨彰卹
領餉李達中請卹　追論江西功陰解學龍錦衣千戶世襲
諭吏部王孫蕃與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叙　劉孔昭以定策功進
侯不受馬士英稟旨獎之　吏科抄參安遠侯柳昌祚所薦程士達
當貫駿豎不可選用　劉澤清薦降賊臣時敏與化沿海屯田
陳燕翼陞吏科右錢增兵科左吳希哲補工科屈動補吏科高
允茲魯倜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按湖廣　王燮爲丘磊引罪

限中宮禮冠三萬兩常冠一萬兩下戶部措辦　命蘇撫恩田大理山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維城襲封懷寧侯補給鐵券

馬士英請加九江道耿廷籙太僕寺少卿仝往雲南調隘安土司沙定洲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丸之後沙兵至省城為亂撫鎮皆定沙遁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攉酒助餉下部行之

停冬至郊祀

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群奄竊竊有所指畫良久乃還時上嗜飲好唱雜出群奄田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固寵孜以賄成人為之語曰食刀莫試割長弓登工弦求田方得祿買馬即為官

陞張國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兼蘇松巡撫

陞盧若騰李永茂俱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南贛
逮原任昌平巡撫何謙等
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縉彥王永吉何謙丘祖德黃希憲曹化龍為士
奉票旨縉彥永吉免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謚興宗子允熥為吳悼王熞為衡愍王熙為徐哀王孫文奎為恭愍太
子文圭為原懷王
予已故翰林沈懋學等謚
懋學文節侯珠文端張邦紀文懿陳仁錫文莊
附編晉王移居台州　潁州生員盧鴻上七政曆　高傑請籍沒周廷儒
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清兵萬騎下河南
陞李希沆兵部右侍郎尹伸顧光祖太常寺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陞高斗樞李乾德程式耜俱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參議夏尚絅助餉逮之

尚絅為漳州分守道進贖鍰萬金助餉馬士英怒其不以充私餽而

公家是急也票旨以道臣而捐萬金操守可知況汀漳猺賊貽禍地

方着革職提問

明發尚絅以助餉被逮誠非其罪矣然使尚絅廉以律己惠以字民雖

馬卿之筐篚充斥而漳海之寒流自韻士英將以何罪罪之乎上書

助餉下書逮者是絅絅與有罪焉並規之以端本清源之意也

乙巳北使陳洪範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懋第不屈被執

懋第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範遣人先致吳三桂封冊三桂不

啟封械奉攝政王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敬之語

九月至天津原任錦衣駱養性為津撫遣兵相迎至楊村士人曾達
金鑣孫正彊揭見言報國之志懋第看以參謀至河西務贊畫王
言貴二人名帖送內院回言為銓擬理等辭色俱厲却帖不收責進
呈張家灣閣以四貴館虜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參謀陳用極回
此事有關甚大不可不爭洪範無言懋第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日
奉御書入正陽門隨宿鴻臚寺閑防甚嚴求火不通十四日內院剛
令撥什十餘人來衷服佩刀直登寺堂踞上坐指地下氊令懋第等
坐大聲詰責詔江南不應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十月下江南懋
第一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詘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懋第終不
屈乃持國書銀幣去懋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　陵及改葬　先
帝　先后請俱不許遂陳太牢於寺廳率將士哭三日　二十七日有

數十騎來逮行出永定門十一月朔至天津捷養性有私於二人削職
建閒四日至滄州十里鋪忽數騎追懋第執之回京止太僕陳還基
去歲懋第上攝政王啟不報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副將張文才楊逵
春劉英止滄州洪範南行至濟寧北兵始還洪範入見言清兵南下
為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

明發必如寇公之氣攝三軍而後澶淵之盟可固必如忠武之威震兩河
而後紹興之和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止辦一降國事尚堪
問乎書以範南歸而北行之禍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貳懋第
誠不辱君命哉書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也

楊
維垣號請重申　三朝要典
維垣號某云張差風癲強坐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獻之

行竊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遂爲垂簾之據者楊漣也劉鴻訓丈
量只圖快心驅除異己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頒天下必當
緣也今要典已爲霣人所毀乞命禮部購付史館

楊維垣既論故輔韓爌并請卹用劉廷元等

疏畧云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重之獨臣不肯附和己巳之變有一
非爌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鋮皆以不附楊左而
入之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曹繼春
徐揚先岳駿聲雪之而卹之周昌晉徐復陽虞廷陛郭如闇曹谷
陳以瑞李寓庸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升
袁弘勳徐卿伯水佳胤發憤此案者亦宜卹之用之有旨下部

謹按當時楊維垣錄戍籍拔置九列於國家安危大計不聞有所敷陳

惟以背君父戴逆賢為第一罪於此何誅乎至以己巳之變為爌罪是
時爌為首輔誠當為法受過矣但丙子之變為首輔者溫體仁也體
仁反以城守加恩矣戊寅之變為首輔者薛國觀也國觀今且公然
訟冤矣且體仁之時秦晉豫楚之區地皆賊甲戌之禍震驚　鳳陵較
之於爌何啻天淵今體仁削謚則舉朝稱屈維垣不聞糾正也逆賢
既敗維垣疏參崔呈秀猶公然推重曰厥臣忠厥臣公厥臣為國為
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賢自應不背附和潘州自應與楊左
相逆又何待言耶嗚呼　三朝要典是逆賢之私書　先帝所焚毀
者也在大鉞則曰要典具在可覆按在維垣則曰要典一書重頒天
下必不容緩豈不天日昭之令甲奉之乎充其意直當追復逆賢字
圖之詩有重生祠盡還舊觀而　先帝卹贈楊漣諸臣皆行削奪而

後快於心歟孟子曰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不待長江決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也嗚呼

下僧大悲于鎮撫司

大悲係故徐藩宗人狂言受 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實未晏駕指斥上云云戎政趙之龍緝獲奏聞遂下詔獄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六案

一等應磔宋企郊等二等秋決光時亨等三等應絞贖陳名夏等四等戍贖王孫蕙等五等徒贖錢位坤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疑另議翁元益等 又奏請寬貶節偷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觀光党崇雅熊文舉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發明闖逆犯順禍延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軍旅未學不能滅此

朝食而祿不避難自當舍生取義頑泥首賊廷乞憐搖尾惡莫大焉
為司寇者正當申明刑典肆諸市朝其黨跡遐方者亦當坐家屬以叛
逆之律庶法紀整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狥於情面昏于利慾竟緊
從寬政何耶且從賊何事而云議贖偽命已受何名存疑情真罪確
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書其官以著其骫法之罪
附錄高傑薦舊臣黃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解學龍劉同升章正宸趙
士春為衆正具姓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宸姜埰無愧社稷臣
金聲沈正宗風儲經濟　史可法初至傑營神頭為所困竭力調劑
乃得相安久之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繇來也黃得功劉澤清
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也亦心厭之矣
張縉彥分委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

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雒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効忠隨自票旨孔
昭澤清俱進侯爵文光加京卿用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高斥之
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彥分布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
駐近地以援邳宿　馬士英保薦胡國貞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
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邳州　命都督弁文焌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
薦舉降賊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屯大瞿山　陞曹登聯四川總兵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蔭孫濤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已盜
程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予太監孫象賢孫珍弟姪蔭
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姚思仁原官　定勇衛營萬五千人
監軍宋劼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酤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以世子尚賢襲位來告　荆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　崇王世子慈㶅寓居溫州　馬鳴霆陞湖廣參議

封于謙為臨安伯追太僕主簿沈濟生致祭　倪嘉慶陞刑科右

唐庶人聿鍵求復王爵不許命居廣西之平樂　馬士英追叙臣盜程

繼孔功加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上居興寧宮愀然不樂太監韓贊周言新宮宜進上曰梨園殊少佳

者贊周泣曰臣謂陛下追思皇考耳乃作此想耶

吏科抄參陳弼翼煩瑞有諸臣心厭臣之心語兩慎行久掛吏議大

計候分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抄出慎之

卹贈宋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禎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按城守城破死之

特授　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為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祖苞時為順天巡撫與東撫顏繼祖
保撫張其平俱以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張顏皆正法
追予俞通海等贈謚
贈俞通海豫國公趙能平陽伯俱謚襄烈謝貴吳山伯莊得分水
伯俱勇愍馬宣全椒伯謚貞壯朱鑑含山伯謚壯愍
予方孝孺等謚
謚孝孺文正齊泰黃子澄張昺盧原質俱謚愍陳迪景清胡閏俱
忠烈鐵鉉忠襄王叔英文忠暴昭剛烈高翔茅大方陳思賢俞逢辰
俱忠愍葉福御愍周是修王良俱貞毅練子寧徐輝祖卓敬俱忠貞

王艮廖昇俱文節黄鉞忠獻曹勝韶高巍俱忠毅戴德彝魏冕俱
毅直姚善顏伯瑋忠惠鄧瑾貞愍陳性善忠節葛誠巢愍胡子昭介
愍劉璟剛節黄觀文忠夏閒工科李清曾有疏請至是部覆行之

庚辰命婦入賀

癸未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市籍其家

發明宋太學生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又請留李綱而罷黄潛善汪
伯彥適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京等之奸婦孺皆得指其名而詬
之以彼較此孰得孰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殺無罪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曰可殺者矣